



# 特里尼

路德維希·雷恩著

何江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特 里 尼

——一个印第安少年的故事——

[德国]路德维希·雷恩著

何 江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LUDWIG RENN  
T R I N I  
DIE GESCHICHTE EINES INDIANERJUNGEN

根据 DER KINDERBUCHVERLAG, BERLIN, 1955 年版译出。

內 容 說 明

路德維希·雷恩是现代德国杰出的作家，一八八九年生于德雷斯登。一九二〇年开始写作生涯。二八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二八至三二年任柏林“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协会”書記及“左曲錢”和“起程”两个杂志的出版者。三二年曾在“文学叛国”的罪名下，被捕入獄，三五年出獄。三七年至四七年在墨西哥摩勒里亚大学任现代欧洲史及外国語言教授。四七年回国后，任德雷斯登文化科学院院长，同时在德雷斯登高等技术学校及德雷斯登联合艺术专科学校講課。五四年五月曾来我国訪問。他的主要作品有“战争”“战后”“灭亡中的贵族”及“特里尼”等。

“特里尼”是一部反映墨西哥农民斗争的小說。全書以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七年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墨西哥杰出的农民領袖薩帕塔，领导农民游击队与地主和教会斗争的史迹。書中主人公特里尼是农村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作者通过他小时的生活、家庭的遭遇以及最后成长为一个英勇游击队员的经过，刻画了无数墨西哥农民的光輝形象，歌颂了他们的高尚感情和无畏精神，并且以他們的失敗，深刻地揭露了墨西哥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在窃取农民革命果实时手段的阴險与恶毒。

本書曾荣获 1955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奖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945 字數 70 000 开本 850×1163 耗  $\frac{1}{32}$  印张 11  $\frac{3}{4}$  插頁 2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 (3) 1.05 元

# 目 次

## 第 一 部

### 暴 动

|                    |    |
|--------------------|----|
| 民族的祭典.....         | 1  |
| 查普尔·特佩斯宫的英雄少年..... | 5  |
| 坐金馬車的外國皇帝.....     | 8  |
| 曾祖母病了.....         | 13 |
| 綁着脸的伯爵整頓庄园.....    | 19 |
| 瘟疫.....            | 25 |
| 神婆子瑪莉阿娜.....       | 30 |
| 赫洛尼莫的夜間訪問.....     | 34 |
| 花盆里的胡椒壳.....       | 38 |
| 被吊起来的人.....        | 43 |
| 月夜.....            | 48 |
| 地主家中的早餐.....       | 51 |
| 安布洛西娅說的話.....      | 53 |
| 从特波拉来的杜列斯先生.....   | 58 |
| 另一个从特波拉来的客人.....   | 61 |
| 會議.....            | 65 |

|              |    |
|--------------|----|
| 聖巴尔托多庄园上的暴風雨 | 68 |
| 夜間的射击        | 72 |
| 赴特波拉的途中      | 78 |
| 匪帮惊散了        | 81 |

## 第 二 部

### 庄园废墟旁的园子

|            |     |
|------------|-----|
| 瑪奴埃拉的閑話    | 84  |
| 杜列斯先生高兴了   | 86  |
| 特波拉的农民妥协了  | 88  |
| 赫洛尼莫归来     | 93  |
| 在庄园废墟旁的园子里 | 97  |
| 律师在村中      | 102 |
| 严重的消息      | 109 |
| 建立起少年的友誼   | 111 |
| 在特波拉的青年团体中 | 116 |
| 奇怪的馬里欧先生   | 121 |
| 馬里欧的历史     | 129 |
| 軍火生意       | 133 |
| 馬里欧教書      | 141 |
| 孤女露莎       | 145 |
| 村里的爭吵      | 149 |
| 乡下孩子想上学    | 159 |
| 主教浴場旁的夜間會議 | 166 |
| 离开园子       | 169 |
| 印第安人的山寨    | 174 |

|              |     |
|--------------|-----|
| 袭击.....      | 178 |
| 农民軍来了.....   | 184 |
| 大規模酗酒.....   | 187 |
| 响鈴人在庄院里..... | 194 |
| 占領特波拉.....   | 201 |
| 审訊地主杜列斯..... | 206 |

### 第 三 部

#### 在薩帕塔的农民軍里

|                 |     |
|-----------------|-----|
| 安布洛西娅的决心.....   | 213 |
| 馬里欧出差.....      | 214 |
| 到欧帕拉去.....      | 221 |
| 一次战斗.....       | 228 |
| 馬里欧的报告.....     | 232 |
| 响鈴人的新职务.....    | 237 |
| 白培医生.....       | 240 |
| 烧炭工人居住地的战役..... | 244 |
| 战斗之后.....       | 253 |
| 白培医生的少年时代.....  | 259 |
| 逃亡地主.....       | 263 |
| 占領墨西哥城.....     | 267 |
| 种种准备.....       | 272 |
| 馬里欧的使命.....     | 277 |
| 馬里欧回来了.....     | 282 |
| 安布洛西娅和瞎子.....   | 286 |

## 第四部

### 內战的結束

|                |     |
|----------------|-----|
| 特波拉的瘦子.....    | 291 |
| 卡明薩的指使.....    | 294 |
| 信.....         | 297 |
| 可怕的消息.....     | 299 |
| 跟乞丐法兰田在一起..... | 303 |
| 赶路.....        | 307 |
| 書記們.....       | 310 |
| 凶手的酒宴.....     | 315 |
| 安布洛西娅当司令.....  | 318 |
| 夜間攻击.....      | 320 |
| 兵变.....        | 324 |
| 白培医生的苦悶.....   | 327 |
| 逼迫.....        | 331 |
| 农民武装起来.....    | 334 |
| 解散.....        | 337 |
| 在三塔阿納.....     | 342 |
| 动蕩之夜.....      | 347 |
| 片刻的射击.....     | 349 |
| 受到無形的包围.....   | 355 |
| 第一次接待.....     | 357 |
| 發見.....        | 359 |
| 在特波拉的庄园里.....  | 365 |
| 附录.....        | 367 |

## 第一部 暴 动

### 民族的祭典

特里尼达德是一个西班牙式天主教徒的名字，意思是三位一体。庫埃瓦斯家的人們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因为他们不光会說大家在村子里所用的印第安話，也还多少懂得一些西班牙話，所以就給在1904年出生的一个墨西哥孩子起了这个名字。但是，特里尼达德这个名字对于一个小孩子來說，未免显得太严肃了，因此大家都只叫他特里尼。在那个村子里凡是叫特里尼达德这个名字的人，別人都叫他們特里尼。

庫埃瓦斯这一家人都不大爱說話。只有特里尼的曾祖母是会講故事的。她也很有空閑時間給小特里尼講故事，因为一切家务事都有特里尼的祖母安布洛西婭照管，特里尼的母亲璐佩也帮着做些事。他的父亲在特里尼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祖母日夜辛勤地磨玉蜀黍，和面，摊成圓餅，然后特里尼的母亲就把它放在一个籐子上去焙。这种热的硬烙餅和煮豆子就是他們日常的菜飯。飯后他們也喝点茶，这种茶是用一种草叶子晒干后制成的。附近的一条小溪由于常有牛洗澡，又有人在里面洗衣服，所以溪水很不清淨，曾祖母告誡特里尼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許他喝这条溪里的水。“你要是渴了，去找你的奶奶安布洛西婭去



吧！她会给你茶水喝的。她是个好人。”她說，这时候她的褐色的脸上浮现出和蔼的皺紋。

“她是个好人”这句话，特里尼是不大爱听的。他不喜欢这位严厉而不爱说话的祖母，甚至对她那张闭得紧紧的嘴和她深色的眼睛里射出来的锐利的眼光，还有些害怕。他一心一意惦记着慈祥的曾祖母。他对母亲几乎是漠不关心的，他母亲对于他也是这样。这是因为他的外貌跟村子里一般的孩子一样，皮膚是褐色的，有着圆圆的黑眼睛，四肢短小。他的皮膚甚至比别的孩子顏色还要深，还更像印第安人。他母亲心里想，这样一个孩子有什么出息呢？要是他稍微长得白一些，还可以让他冒充西班牙人，也许可以变成个上等人。

特里尼很知道，在他母亲的眼睛里，他几乎是一个废物。但是除此以外，她待他也没有什么不好。印第安妇女向来是不会虐待自己的孩子的。

村子里的生活是单调的。大多数的人都在阿尔约拉伯爵家的聖巴尔托多大农庄上干活，挣着微薄的工資，也有一些人是在自己的一小块田地上劳动。

在这种平凡的生活里，只有遇到几个节日才显得有点突出。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祭祖。在这一天他们全都要到墓地去。曾祖母牵着特里尼的手。他的祖母和母亲带着一些食品和一罐用龙舌兰的叶浆釀成的酒——普克酒。

祖父和性情直爽的叔父赫洛尼莫却什么都不带。男人们向来是不拿食具的！叔父說，他今天早上曾經从伯爵家的花园里摘了些花給伯爵夫人送去。

“我真不明白，他们要花干什么，反正他们祖先的坟又不在这儿！刚才我拿着花走进迴廊，走到她的屋子跟前。她迎着我走了一步，用胳膊抱着那些鮮花，显出那样一种眼光，好像这是

她的心肝宝贝。那时候她正在打扮！她的使女不住地抱怨，给她穿衣服实在太麻烦。‘束腰’上的许多小扣子，扣上了，一会儿又蹦开了。后来那使女还得重新使劲把那些带子勒紧，甚至被带子把手都勒伤了。”

祖父只是默默地摇头。

特里尼很关心地看着他曾祖母的脸。他问：“她的腰不会被勒断吗？”

一句话引得别人都哄笑起来，大家觉得很可笑，后来特里尼的母亲在墓地里还跟别的妇女们悄悄地说起，她的儿子还为伯爵夫人闲操心哪。但是每当她要走到另外一群妇女那边去以前，她总得仔细向周围张望一下，看看有没有农庄的管事人或者他的妻子在附近。同样地，赫洛尼莫也把特里尼的话在男人们中间传播开了，这样大家就都谈论起这件事来，因为他们都讨厌伯爵夫人。

在这期间，驼背的曾祖母把一些彩色的纸条挂在她丈夫坟前没有装饰的木头十字架上。她做这件事的时候，脸色是愉快的。死者也应该觉得很高兴吧。所有的坟墓都照这样挨个地装饰起来。

这时候祖母安布洛西娅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褐色的碗，把它放在坟头上。她年纪还不到四十岁，而且从外表上看，也不像个祖母。妇女们把这些盛着煮豆子的碗放在各个坟头上之后，就很愉快地谈起话来。

低微的谈话声忽然停止了，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墓地的入口处。在那边，农民们都摘了帽子，因为农庄管理人陪同着他那打扮得有点像城里人的妻子走进来了。他带着一副怀疑的眼光望了望这些印第安人，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

他的妻子也是本村的一个印第安人。她在她那一点兒都不纖細的腰上也裹着一副束腰带。当她把赫洛尼莫給她送去的鮮花，弯下腰去放在他們的父亲或祖父的坟墓上的时候，大家都看得見那束腰带里面的撑条在她的背后支了起来。

特里尼躲在他曾祖母的又长又大的裙子后面偷偷地瞧着。管理人好像不大高兴似地对他的妻子說了几句話。她回过头来对着他，点点头，接着又不耐煩地回答他。

他們为什么会不高兴呢？特里尼心里想。跟死去的人們在一起，誰都應該高兴呀！

特里尼注視着这两个人的一举一动，也看到那些印第安人对于这两个人的默默無言的眼光。这两个人在这里沒有呆多久，就帶着不愉快的面容走开了。

他們刚走出去不多远，这里的愉快的談話声又响起来了。大家坐在坟墓上，吃着各人家里做的玉蜀黍餅。他們也吃着帶來給死者上供的豆子。并且还喝点普克酒。这就更加提高了他們的兴致。孩子們都在坟墓的周围跑来跑去，做各种游戏。有一个少年戴起一副骷髏面具。別的孩子們圍繞着他。“你这是从哪兒得来的？”

“这是胡昂叔叔从城里帶來的。城里有錢人家的孩子，因为面具上的鼻子压扁了，所以扔掉不要了。胡昂叔叔把它檢來送給我。”

“把它讓我玩一會兒！”許多孩子都这样要求。

于是他們就輪流戴起那个假面具。有些孩子戴了一會兒就不關了，另外一些孩子却戴着它跳来跳去，做些装鬼的游戏。等到这个假面具輪到特里尼头上的时候，他聞到一股很浓厚的胶的气味，竟站住不动了。

就这样，不論孩子和夫人都覺得墓地是个很有趣的地方。

大家在那里一直呆到傍晚。有些男人酒喝得太多，談起話来連舌头都大了。特里尼跟邻家的女孩花妮塔在一起玩耍。他們从一个已經变得比較平的长滿了青草的坟堆上輪流往下滾。玩过一会儿，他們就跑到各人的父母跟前，找点什么东西吃。后来特里尼因为玩得太疲倦，靠在他曾祖父的坟墓上睡着了。

在人家把他背回家去的时候他都沒有醒。

这种特别的、令人愉快的民族祭典每年都要举行。到了第二年，管理人一来到墓地、所有的印第安人就都沉默下来，这件事不再使特里尼感到稀奇了。他已經把这件事当做熟悉的事情，只是事后总在想，为什么要这样呢？現在他經常可以听到他的曾祖母給他講故事。他清清楚楚記得这些故事，把它深深印在自己的脑子里。从这些故事里，他知道了这个村子和这个大农庄的历史。

## 查普尔·特佩斯宮的英雄少年

聖巴尔托多的夜晚总是很凉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里的高度在两千公尺以上。天刚黑了一会儿，人們躺下，就必須盖上家庭自制的毛毯。当然也有比較暖和的时候。在这种时候，要是赶上有月光，那就一家子坐在小屋前面，賞玩夜景。在特里尼看起来，月光照耀下的景色是很有魅力的。远方的一带山脉，在天色还不十分昏暗的时候，显得一片黑糊糊。到了傍晚时分，最后的一点亮光也逐漸消逝以后，照耀着大地的只有月光了。这时候往往可以看到一些白色的东西繚繞在山峰上面，像是一些很輕的棉絮。过了一会儿，这种飘浮着的东西又变成了另外一种形状。

曾祖母告訴特里尼說，这是从一座大火山里冒出来的烟。

“那里怎么会冒出烟来呢？”特里尼問道。“那山上有个洞嗎？”



“是的，有一个很大的洞，烟就是从那里冒出来。这是听人家这样說的。我們家里还没有一个人到那上面去过。在那里住着一位神仙。斐力克斯神甫——我們的祭司——要是听到这种話，他是会生气的。他說，这种印第安人的古老的迷信是和基督敎会的福音抵触的。但是人們还是不敢到那山上去，特別在山峰的周围升起了很浓的烟云有風也吹不散的时候，更是没人敢去。”

特里尼問道：“为什么大伙兒偏偏在那个时候特別害怕呢？”

“有人說，那个时候正是神仙来找他的妻子的时候。神仙的妻子成年平躺在附近那座山上，盖着雪做成的大衣。那座山的

名字就叫做‘睡妻’。你一定看見过吧。”

是的，特里尼是認得这座山的。他現在又朝那山上飘浮着的白烟望了一眼。这些烟的形状原来像一面旗子，这时候已經完全散开了。

“有一次，”曾祖母又接着低声說下去，“在我差不多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經到那附近去过。那是前一个世紀中期的事情了。我們为什么到那里去，現在已經想不起来。也不管为的是什么吧，我們曾經在那一带地方漫游了一天，非常疲倦。我們还到过我父亲的一个亲戚那里去。可是那里一点也不安靜。那里的人正在商量，是不是要躲到山里去，因为北美的軍隊已經离得很近了。”

“怎么回事，北美的？”特里尼問道。

“为什么他們要老远地从他們自己的国土跑到这里来，”曾祖母回答說，“連我也不知道。”

“道理很明显！”这是祖母安布洛西娅的声音。“因为貪得無厭的美国富翁想到墨西哥来搶劫一番，才發动战争的。所有里約·格蘭德那边的土地都被他們占領了，說什么也不肯离开，那批强盜！”

“是这样，安布洛西娅，”曾祖母表示同意地回答說，“你倒是知道得比我还清楚。”然后她又接下去講她的故事。“到了第二天，我就看到了美国人。他們穿着整齐的軍装，不像我們这里的大兵，穿得破破烂烂的，到处乱跑。我們看見当兵的都能够穿上很好的皮鞋，大家都覺得很奇怪。那位亲戚告訴我們說，我們这边带兵的將軍是一个大地主，他也領到很多的錢，本来是要替兵士們預备粮食和被服的，可是他几乎全部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讓他的兵士們挨餓，穿破衣服。”

“美国人就留在你們那里了嗎？”特里尼問道。

“沒有，他們隨後就開到墨西哥城去了。對了，我再給你講一點墨西哥城的事情。在墨西哥城的一邊，在一塊又高又大的岩石，岩石上面有一座舊宮殿，那就是查普爾·特佩斯宮。我們的將軍不肯好好打仗，只有一些軍官學生堅持死守着那個宮殿。這些學生都是一班年輕小伙子，他們都堅決要打仗，不讓美國人衝進城裏來。因此他們就從宮殿裏往外開槍。但是，少數的年輕人想要抵抗在一個將軍認真統率下的那許多美國兵，還能有好結果嗎？於是美國佬衝了進來，把那裏面的學生全都殺死了。”

特里尼非常憤怒，把眼睛睜得挺大：“可是……！”他再也說不下去了。

“你瞧，特里尼，”曾祖母低聲說，“這些小伙子才是真正的英雄哩。大伙兒都把他們叫做‘英雄少年’。大家只要一談起他們，就會聯想到美國人，在我們的人民裏面沒有人喜歡美國佬，因為他們把我們的英雄少年殺害了。”

安布洛西婭堅決地說：“大家不但不喜歡美國佬，而且还恨死了他們哩！”

這時候，遠方火山上的煙雲又變成另一種樣子了。

## 坐金馬車的外國皇帝

在另一個晚上，曾祖母又講了一個古時候的故事：“我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那時候有一位很年輕的伯爵。他有一個很長的名字，叫做菲利浦·阿爾約拉·伊·米拉弗洛列斯伯爵。這是一個漂亮的、快活的地主，也是一個有名的花花公子。那麼，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呢？當然是從他的農奴身上剝削去的，從我們身上榨取去的。他什麼事情都不管。莊園的管理人只要能夠給他的主人搜刮到很多的錢，供給他的主人去打獵和住在城

里过奢侈的生活，他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管理人扣着我們的工資不發，或者为一点很小的事情就責罰我們。有时甚至把全部工資都給扣光了。

“有的时候，会有一大批客人騎着高头大馬，穿着綉花的衣服来到我們这里，有的甚至还在外衣和瘦小的馬褲上用銀綫綉着花。貴婦人們穿着很长的衣服，两条腿順着放在一边坐在馬上。她們的皮膚完全是白的，每当她們要在露天下面走几步的时候，都必須撑起綢制的陽伞来，为的是怕被太陽晒黑了，变得跟我們一样。直到深夜，我們还可以听到那些客人在照耀得通明的地主家里尽情作乐。当时我們住在离地主家不远的一間茅屋里，我們沒有点灯，摸着黑就躺下，假装睡着了。印第安人对一些事情也会考虑考虑的，只不过可能比西班牙的小地主心眼来得慢一些，因为小地主已經在上大学了。为什么我們在那个时候想到那样多的事情呢？那也是有理由的。那时刚选举了一个新的总统，貝尼托·华累士。他能当选，我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既不是將軍，也不是貴族，而是一位律师。何况他还完全像一个印第安人，脸色是黑糊糊的，有着一张大嘴，就像我們一样。不过，他不是农民打扮，穿的是一身黑色的衣服。我看見过他一次。他低着头坐在他的車子里。那車子也不是很講究的、像地主們坐的那种，而是一輛很小的帶篷的馬車，不怎么体面，就跟他的衣服似的。就是这样，他走过灰塵扑面的街道。人民都敬愛这个华累士。住在大庄园上的西班牙的地主們却是恨死了他，主教們也恨死了他，因為他們多半是西班牙大地主們的兄弟或者叔伯。高級的神甫們也恨他，因为他打算沒收教会的龐大的财产，把土地分給我們农民。因此神甫們就在教堂里传道时宣传反对华累士，把他叫做耶穌基督的敌人和野蛮的巴比倫人。华累士也要沒收大地主們的一部分土地。大家把这件事叫



做土地改革。这期间，所有人日常談話的題材都是土地改革这件事。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我們这里發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許多有錢的地主騎着馬來到了。他們好像开玩笑似地騎着馬从我們的田里穿过去，仿佛別处根本就沒有可走的道路。这时正是玉蜀黍开花的时候。地主們騎馬踩坏了一些庄稼，他們是不放在心上的，可是我們就得要挨餓了！接着又有一大队的車輛到来。車子里坐的是主教和神甫，还有平常跟随主教的一批人。主教是一个胖子，从他的馬車上爬下来，一顛一拐地在伯爵地主家的台阶上走着。上兩級就得停下来喘一口气。伯爵夫人出来迎接他，向他屈膝請安，吻一下戴在他那只肥胖的指头上的戒指。随后我們就听见从地主家开着的窗戶传出来唱贊美詩的歌声和敲击一个小鐘的声音。有人在給地主做弥撒哩。这以后他們还干什么就不知道了。地主們都躲到里面，連窗戶也都关上了。門口站着伯爵的两个监工，手里拿着槍。他們是这一帶地方最凶狠的家伙，曾經把一些雇农打得半死。因此僕人們都不敢走到門边去窺探。我們也只能在心里琢磨，那帮人到底在里面干些什么事。我們的男人們也聚攏来了，不过每一堆的人数并不太多，这样就不会引起庄园上那些人的注意。主教和地主們一定是不願意把华累士总统答应給我們的土地交給我們的。

“以后不久，法国的軍队就开到我們的国土来了。这是来跟华累士打仗的。那时候大家傳說，法国人派了一个叫做馬克西密倫的大公到这里来了。

“有一天夜晚，我們都已經睡了，来了好些男人，都是我不認識的。他們蹲在我們的茅屋里，用印第安語悄悄地講話。一会儿从村子那边也有人来，我們屋里全都挤滿了人。我們的人間